

The Knitting Circle

我拾起了我的编织针，开始编织
每一针就代表一个字母，一行字母拼出一句我爱你.....



编织会

[美]安·霍德 著 索析 译

当悲伤行走于针上
当爱意萦绕于编织中
——
这将不仅仅是一本
温情疗愈小说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编织会

[美] 安·霍德 著
索析 译

THE KNITTING CIRCLE: A NOVEL by ANN HOOD
Copyright:©2007 BY ANN HOO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Hanzhang xingwen Book Distribu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32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织会 / (美) 霍德著 ; 索析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4
书名原文: The Knitting Circle
ISBN 978-7-5463-8809-0

I. ①编… II. ①霍… ②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1144号

编织会

作 者	安·霍德
译 者	索 析
策划编辑	刘乐里 李珊珊
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
装帧设计	付 莉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329002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8809-0

定价：32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3109269

对安·霍德及其《编织会》的赞扬

单是霍德在书中努力描述的这种无可挽回的悲痛情绪就已值得我们敬畏……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她愿意与大家分享的故事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悲痛中坚持生活下去——这一点是读者绝不可错过的。

——朱莉·惠特斯·斯科莱克，《波士顿环球报》

尽管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浸染着锥心刺骨的悲伤，霍德还是向我们传达了编织的积极力量，以及它能帮我们度过那最黑暗的时光的能力。

——彻丽尔·韦文氏，《简单编织》杂志

霍德作为一个小说家通过对于编织和记者生活的真实经历，成就了这本睿智、感人的小说。书中，编织是将几个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互相帮助并治愈了心灵创伤的纽带……霍德做了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而且她完成得非常成功：她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完美地融进了她的作品之中。

——芭芭拉·德马科-巴雷特，《书单》杂志

霍德对于玛丽的悲伤的描写是那么真实，那么纯粹。这是一条无法预言的弧线……给了玛丽的悲伤以三重人格，你绝对不能错过这种少有的人物描写……《编织会》的叙述线条是很明朗的，即使主人公玛丽一直在被心碎的乌云笼罩，故事的节奏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伊丝·谢尔茨扎佩夫《普罗维登斯日报》

作家安·霍德早期已经写了七部小说；这点从她有力的笔触以及对于玛丽呈现出的哀痛的精确描写可以体现出来。

——伊冯娜·齐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这部小说的力量就在于其对于人在极度哀恸阶段时那种痛苦的真实描述。

——《出版人周刊》

霍德的文字有一种拽着你一直往下读的吸引力，就像是编织的花式，有

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一针一针，一段一段，直到你找到某种真实而坚固的东西。

——佩吉·麦克马伦，《俄勒冈人报》

这本书有着很丰富的情感细节，它将光芒普照在那些互相帮助的女人们，以及一个一针一线编织的世界里。

——简·马林·特拉蒙塔诺，《奥尔巴尼联合时报》

安·霍德真的可以写作，而这本书的背景及其内在包含的意义都来源于一个超越其他作家想象的悲伤而有力的地方……每个女人的故事都有独特的扣人心弦之处。在这里没有所谓的‘你以为这是个糟糕的故事’。任何一个女人的悲伤都不会阻碍另一个人的故事。她们都在故事中有各自的贡献。

——丽塔·乔达诺，《费城询问报》

这是对霍德文字力量的最好检验，每一位读者都会被每一章的故事深深吸引且感动得不能自拔。

——丹·波普，《哈特福德新闻报》

优美的措辞以及绝对有说服力的文字使这本书成为绝对值得一读的书。霍德对自己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饱含同情心。

——《图书馆报》

序言

The preamble

女儿，我有个故事要告诉你。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试着想要告诉你。这个故事不会像小象巴巴尔或者艾萝依那些你爱听的童话一样有趣，事实上，这个故事既没有意思，也不够聪明。这只是个简单真实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然而我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你讲述。于是，我拾起了我的编织针，开始编织。每一针就代表一个字母，一行字母拼出一句“我爱你”。我在我织的每一件东西上都会织上“我爱你”。这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祈祷，或者说是一种祈愿。我要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听得到。我的女儿，多希望有一天我的故事能够通过这些编织传达给你，多么希望我的爱也能让你感受到。

目录

Contents

序言

※ 第1部 ※

起针

1 玛丽 — 002

2 编织会 — 008

※ 第2部 ※

两针平针，两针反针

3 斯嘉丽 — 032

4 编织会 — 062

※ 第3部 ※

两针并一针

5 露露 — 072

6 编织会 — 095

※ 第4部 ※

袜子

7 爱伦 — 106

8 编织会 — 138

※ 第5部 ※

成为好的编织者

9 哈里特 — 150

10 编织会 — 167

目录 *Contents*

◎第6部◎

坐下来，编织吧！

- | | |
|--------|-------|
| 11 艾丽丝 | — 174 |
| 12 编织会 | — 199 |

◎第7部◎

母亲和孩子们

- | | |
|--------|-------|
| 13 贝丝 | — 212 |
| 14 编织会 | — 241 |

◎第8部◎

编织

- | | |
|--------|-------|
| 15 罗杰 | — 252 |
| 16 编织会 | — 270 |

◎第9部◎

共同的苦难

- | | |
|--------|-------|
| 17 玛米亚 | — 280 |
| 18 编织会 | — 301 |

◎第10部◎

收针

- | | |
|--------|-------|
| 19 玛丽 | — 310 |
| 20 编织会 | — 336 |

Part 1

第1部_起针



编织，每一针都像是在针尖上跳舞。“起针”在编织里是指织出最初的一段针。一旦你开始起针，就意味着你准备继续织下去了。

——南希·J. 托马斯，伊拉娜·拉比诺维茨
《编织的热情》

1 玛丽

玛丽两手空空地出现在那里。

“我什么都没带。”玛丽说着，还将双臂摊开来，示意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

站在玛丽面前的女人叫大艾丽丝，但是她身上真没什么东西算得上是“大”的。她身高约五英尺，腰肢纤细，短发银白色，眼睛像是暴风雨来临前天空的颜色。大艾丽丝瘦小的身体倚靠着破旧的木门，面对着玛丽和这个小店。

“这真不是我的风格。”玛丽略带歉意地说。

女人点点头。“我知道，”她说，向后退了几步，使门敞开得更大一些，“曾经有数不清的人，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跟你说着完全一样的话。”女人的声音很柔和，英式口音。

“好吧！”玛丽应了一声，她也不知道此刻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者该做些什么。现在是在九月份了，她的小女儿斯特拉已经去世五个月了。最初的那种令人无法置信的震惊已经有些减弱了，然而她脑袋里那挥之不去的可怕的声音

音却越来越强烈：医院里的嘈杂声，医生的说话声，还有五岁的斯特拉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妈妈”。有时候，玛丽会想象自己真的听到女儿在大声叫喊着她，而每次，她的心都会不由得缩紧，抽动。

“进来吧！”大艾丽丝说。

玛丽跟在她后面进入店内。艾丽丝穿着一条灰色的粗花呢裙子、一件白色的牛津布衬衫、金色的羊毛衫，还戴着珍珠项链。如果只看上半身，艾丽丝看上去就像个女教师，但向下看，她脚上穿着颜色艳丽的条纹短袜，拖着双粉色雪尼尔材质的拖鞋，拖鞋的鞋面上还镶着颗用红色的莱茵石做的小樱桃。

“我有痛风，”大艾丽丝抬起一只穿着拖鞋的脚解释道，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就是艾丽丝吧？”

“嗯。”玛丽回答。

玛丽知道自己很容易就会忘记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便签上，那些彩色的纸条散落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就像是派对上撒下的五彩纸屑。那张写着艾丽丝姓名的纸条，和所有那些写着电话号码、日期以及地址的纸条一样，统统不翼而飞了。还好，店门口就挂着个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大艾丽丝编织店”，当玛丽看到那个牌子时，她也就想起了艾丽丝这个人。

玛丽停了下来，想确定一下自己此刻所处的位置。这些日子以来，她经常会这样，即使是在熟悉的环境里，她也要反复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有时候，她正在自家厨房里，突然就会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环顾四周，像是在清点存货似的。哦，有时她还会自言自语，发现电视是关

着的，没有放着《傻瓜猫》^①；那个斯特拉在黏土时间^②做的小碗，她精心涂上圆点花纹的碗，此刻也空空的，没有像往常一样盛放着切片黄瓜和堆成小山似的蓝莓；墙上那斯特拉用蜡笔写着“我爱你”的心形剪纸，还有她用彩色美术纸做的风筝，拖着条粉色绸缎的尾巴，此刻就耷拉在那里，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哦，玛丽会再次感叹，再次意识到这就是她的厨房，这一切就是她现在生活的样子——空洞而悲伤。

艾丽丝的店很小，店里有踩上去嘎吱作响的老旧木地板，还有很多篮子和架子，摆满了毛线。整个屋子都充斥着毛线衫和杉木的味道，还有艾丽丝身上散发出的甜柑橘味。店里有三个房间，这间小屋的不远处摆着个现金出纳机，还有一张老旧的长沙发，沙发上覆盖着粉色和红色花纹的毯子；另一个大一点的屋子里，则有更多的毛线和几把椅子。

这些毛线非常漂亮，玛丽一眼就发现了，她跟着艾丽丝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的时候，随手触碰着这些毛线，享受着让手指尽可能停留在那些柔软的毛线上的感觉。

“那么，”艾丽丝开口说，“我们就让你从编织围巾开始吧！”她拿起一条编织好的围巾。那是条钴蓝色的围巾，上面还挂着浅蓝色的流苏。“喜欢这条吗？”

“还可以吧！”玛丽说。

“你不喜欢？你在皱眉头。”

“我喜欢，这条很好，只是，我可能做不来。我并不太擅长手工

① 以暹罗猫的形象为主角，根据谭恩美的同名小说《傻瓜猫》改编的系列动画片。

② 黏土时间（Claytime）是一个为成人和儿童设置的环境安全的工作室，在这里没有人会教你怎么画画，你可以随心创作。这是一个让创造力得到完全发展的地方。

活。小学时我连家政课都不及格，真的。”

艾丽丝转向墙壁的另一侧，拿出了一些木质编织针。

“一个十岁的小孩都可以织好那条围巾。”艾丽丝有些不耐烦地说，随后把木质编织针递给了玛丽。

编织针躺在玛丽手中，摸上去很光滑，感觉大而笨拙。玛丽看着艾丽丝走到一个架子前，拿出一些毛线球，有蓝色的、宝石蓝色的，还有淡紫色的。

“你喜欢哪个颜色？”艾丽丝把这些线球摊开在玛丽面前问。

“我想，蓝色的吧，”玛丽犹豫不决地回答，而脑海里却浮现出了斯特拉眼睛里那特别的蓝色。想到这里，玛丽刚想眨眨眼睛，却感觉泪水已经滑了出来。她转过头去，悄悄擦拭掉眼里的泪水。

“嗯，这个是蓝色的。”艾丽丝说，声音多了些温和。艾丽丝指指角落里的一把椅子，椅子上还堆着些胖胖的毛线球。“坐那儿吧！我来教你怎么编织。”

玛丽禁不住笑出声来。“你好有信心啊！”

“两周前，一个女人走进这里，”艾丽丝边说边坐进了一个堆满东西的沙发椅里，抬起双脚架在面前的小脚凳上，脚凳上还盖着条有针绣花边的小毯子，“她之前从没织过任何东西，但她最后还是织出了三条像这样的围巾。就这么简单。”

玛丽驱车行驶了四十英里才来到这家编织店，即使她知道，她家附近不到一英里的地方就有一家编织店。就在他行驶在陌生的小路上时，她还觉得自己傻得不可思议，跑那么大老远来编织东西。但是眼下，玛丽汗津津的手中握着这些令她感觉陌生的编织针，和一个陌生人坐在这里，而这个人对于玛丽以及所有发生在玛丽身上的事情都一无所知。玛丽

知道，无论如何，这是她眼下应该做的事情。

“这其实就是一连串的活结。”艾丽丝说着，举起一长条毛线对着玛丽演示。

“我以前被女童子军踢出去就是因为这个，”玛丽说，“活结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东西。”

“你得先学好家政课，再进女童子军。”艾丽丝啧啧地说，灰色的眼睛里眨巴着淘气的神采。

“事实上，我们是先进女童子军，再学家政课的。”玛丽说。

艾丽丝低声轻笑。“希望这能使你感觉好受些。以前，我很讨厌编织，也压根不想学编织。可现在你看，我有了一家自己的编织店，我教人如何编织。”

玛丽礼貌性地回以微笑。以前，玛丽总是对别人的故事抱有一点小小的兴趣。她常常喜欢听那些伤心的传说、伟大的胜利故事以及一些离奇的生活经历。然而现在，她自己的故事已经取代了所有这些别人的故事。如果她还有必要礼貌地倾听，就像现在这样，这情形就像是在祈求她说点什么，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一样。她一点都不需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有些时候，她也曾幻想自己是不是该找个人聊聊自己的故事。

“那么，”玛丽说，“活结是吧？”

“既然你在女童子军和家政课上都不及格，”艾丽丝说，“我就替你起针。另外，如果我站在这里手把手地教你，这是在浪费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因为你很快就会忘记的。”

玛丽并不想费力询问什么是“起针”。艾丽丝就像是个魔术师在演练着手中的小把戏，她拿毛线做了几个圆圈，在手上搓了几下，然后拿

起一根针，一排蓝色的线圈就像充满魔力似的像蛇一样盘结在针上。

“我给你起前面的二十二针，然后你自己接下去。”

“哦……嗯。”玛丽有些犹豫地应着。

艾丽丝让玛丽坐到她身边的位置上。

“在这里，”艾丽丝边说边演示，“把毛线像这样裹起来，然后用这根针穿过去。”

第一针后，玛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有一圈线浮在空空的针上。

“好了，”艾丽丝说，“继续吧！”

“我？”玛丽不确定地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怎么做了，对吧？”艾丽丝说。

玛丽深吸一口气，继续。

2 编织会

有一件事玛丽到现在都觉得很奇怪：在斯特拉去世的前一天，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迹象，什么都没有，只是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又一个平常日子——她、迪伦，还有斯特拉。他们一家住在旧金山北滩区的时候，有一个邻居，是个叫安吉丽娜的意大利老女人，安吉丽娜总是在头上裹着条黑色的头巾，穿着一身黑色的裙子，脚上蹬着双黑色的厚底鞋。“人们应该知道你是在居丧，”她曾经告诉玛丽，“当你穿一身黑色，人们就会明白了。”

玛丽并没有对她指出最近黑色很流行，人人都穿。当安吉丽娜对玛丽说起她丈夫去世前三天所发生的事情时，玛丽不但没有讥笑她，而且听得目不转睛：一只狗在他们的公寓前狂吠，这时候，安吉丽娜迅速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并往掌心吐了口唾沫。“我知道死亡就要来了。”她说。几个月前，她的两个邻居死去了。“接着还会有人死去，”安吉丽娜解释道，“会有三个人死去。”安吉丽娜一直在对各种异象唠叨个不停：说她梦到清澈的水，梦到牙齿从嘴里脱落；一只死鸟躺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一只鹅在温暖、静止的空气中跌跌撞撞前行。

但是，玛丽没有感受到任何异象，既没有梦到死去的鸟，也没有看到狂吠的狗。相反，那只是个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天气不错，斯特拉依然会在早晨喝一瓶牛奶，临睡前也喝一瓶，这可是瞒着她幼儿园朋友的事。迪伦给她带来了牛奶，他俩躲在床上，愉快地吮吸着奶瓶，之后他俩还拥抱在一起。临睡前，玛丽和迪伦读了当天的报纸，斯特拉在看“芝麻街”^③。

斯特拉早晨醒来之后，他们也知道该起床了。斯特拉只要醒了，她就会开始挠迪伦的胳肢窝。玛丽希望自己可以记起他们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早餐的内容，记起他们吃的到底是冻松饼还是肉桂吐司，记起他们吃早餐时聊了些什么。然而，那个早晨太平常了，以至于她费尽了力气也无法回忆起那个早晨的种种细节。

她记得斯特拉穿着条纹紧身裤，脚上拖着双带圆点花纹的木屐，还有穿在身上显得过于长的套头针织衫，也是条纹的。她之所以还记得这些是因为斯特拉死去之后，他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斯特拉的衣服还皱巴巴地堆在那里，还是她昨晚临睡前脱掉衣服后随手丢弃的状态。而玛丽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这些日子以来，她一直拽着这堆衣服，紧紧地凑在鼻子下，用力闻着小斯特拉残留在人间的气息。

那天早晨玛丽正准备送斯特拉去上学，迪伦已先一步离开了。他总是走得比较早，分别在玛丽和斯特拉的额头上亲吻一下后就去上班了。这个时候，斯特拉撅着小嘴，叫嚷着“爸爸，别走”。玛丽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嫉妒，不过她知道，这也是事实，父母之中，照看孩子最多，接送孩子上下学，为孩子做饭，给孩子洗澡的那个，往往不是最讨孩子

③ 美国一个以大鸟为主角，高居全美收视之冠的儿童节目，受到全球数千万儿童和家长的喜爱与肯定。